



弘一法師書信

趙樸初題



64



林子青編

弘一法師書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A0420847

前 言

弘一法師(1880—1942年)俗名李叔同。在家、出家的名字、別號很多，但以弘一和李叔同這兩個名字爲人們所熟知。他原籍浙江平湖，世居天津，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在俗時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美術教育家，在藝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詩詞、書法、繪畫、篆刻，戲劇、音樂，幾乎無一不精。弱冠以後入上海南洋公學，從蔡元培先生受業，與黃炎培、邵力子、謝無量、洪允祥、胡山源等，皆爲蔡氏得意門生。喪母後留學日本，1906年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從名畫家黑田清輝專攻油畫(時稱“洋畫”)，又入音樂學校學習音樂。中國人第一個出國研究西洋油畫、音樂，並把油畫、音樂帶回國來的是李叔同。

李叔同在東京留學時，認識了日本著名戲劇家藤澤淺二郎，得其幫助和指導，與同學曾延年等創立戲劇團體“春柳社”，首次演出西洋名劇《茶花女》。李叔同自任女主角，風動一時。後來歐陽予倩、莊雲石、李濤痕、黃二難等相繼加入，續演《黑奴籲天錄》，這是我國近代話劇的先驅。戲劇家洪深在他的《從中國的新戲說到話劇》一文中稱之爲中國“戲劇革命”的先鋒隊。他畢業回國後，不久即逢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被聘爲上海《太平洋報》畫刊編輯，與柳亞子、葉楚傖、朱少屏、胡樸安等爲同事。其間並加入了“南社”，與柳亞子等人組織文美會，主編《文美雜誌》。不久《太平洋報》停辦，同年應經亨頤之聘，至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教授圖畫、音樂，稍後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圖畫與音樂教師，致力藝術教育

前後七年，造就人材甚衆。當時杭州師範同事爲經亨頤、夏丐尊、姜丹書、堵申甫、錢均夫、馬敘倫等；學生後來成名的有豐子愷、劉質平、李鴻梁、吳夢非、曹聚仁、宋雲彬、傅彬然等。他在文學藝術各個領域都做出了貢獻。

一九一八年，李叔同忽然到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爲僧，禮了悟上人爲師，名演音，號弘一，從此世人稱他爲弘一法師。他的出家，很多人不能理解，都替他惋惜。但他是有自己的志願的。他入山以前，將生平所作油畫贈與北平藝專，經常使用的印章贈與杭州西泠印社，衣服、書籍、雜物、照片、書法等，則分贈同事夏丐尊、堵申甫和學生豐子愷、劉質平等。他在靈隱寺受戒以後，從此芒鞋竹杖，入山唯恐不深。平居深研律藏，戒行精嚴。他的學生曹聚仁稱他是“遠公以後最虔誠最淵博的高僧”。他出家至圓寂二十四年，最初十年常掛搭於杭州、溫州、寧波、衢州等地寺院，閉關治學。後來的十四年多在福建的廈門、泉州、漳州各寺講經說法，以復興南山律宗爲己任。一九四二年舊九月四日圓寂於泉州溫陵養老院，世壽六十有三。

弘一法師的著作不多，除早年若干譯著的小冊外，生前出版的著作：音樂方面有《中文名歌五十曲》，書法方面有《李息翁臨古法書》、《華嚴集聯三百》，律學方面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篇》及在他指導下由蔡丐因編輯的《佛學叢刊》等而已。其他關於戒律、華嚴等的大部頭著作，均未見完成。

弘一法師出家後，戲劇、音樂、詩詞、金石、繪畫，諸藝俱疏，唯獨書法不廢。常以精楷寫經，或集華嚴經偈爲聯語，書寫贈人，以結法緣，得者無不珍之。他的摯友馬一浮先生嘗贊之云：“大師書法，得力於《張猛龍碑》。晚歲離塵，刊落鋒穎，乃一味恬靜，在書家當爲逸品。”可見名家對他的推重。

一九八〇年是弘一法師誕生一百週年，中國佛教協會先期徵

集到他的書法、繪畫、金石、音樂等展品五百餘件，在北京法源寺舉行過一次“弘一大師誕生百週年書畫、金石、音樂展”。一月之間，戲劇、音樂、書法、繪畫各界人士前來參觀者前後達萬餘人，無不嘆為希有。後來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從展品中精選一部分書法，還將他的舊作詩文，題記及故舊紀念文字、悼詞等合編為一紀念冊，書名為《弘一法師》，於一九八四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朱光潛先生在紀念弘一法師的一篇題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的文章中說：“佛終生說法，都是為救濟衆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的。入世事業在分工制下可以有多種，弘一法師從文化思想這個根本上着眼。他持律那樣謹嚴，一生清風亮節永遠會廉頑立懦，為民族精神文化樹立了豐碑。”

書信是一個人的生活實錄。要知道一個人的思想感情、學術觀點、交遊愛好與待人接物的態度，最好是看他與人往來的書信。這就是自古以來學者同人、高僧名士的書信受人愛讀的原因。弘一法師遺留下的書信，都是他的真情的流露。無論是長篇累牘，或是短札數語，人們都是異常珍視的。要是能把它集合起來，印刷流佈，該是大家所盼望的。

最初蒐集弘一法師書信的，是一九四四年法師的摯友夏丏尊先生所編的《晚晴山房書簡》第一輯，共三百七十餘通，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久已絕版。夏先生在《書簡》的序文中說：“斯篇所收，皆師出家後所作。師為一代僧寶，梵行卓絕，以身體道，不為戲論。書簡即其生活之實錄。舉凡師之風格及待人接物之狀況，可於此彷彿得之。故有見必錄，雖事涉瑣屑者，亦不忍割愛焉。”當時抗戰尚未勝利，物力維艱，要出一本書是不容易的。夏先生是抱着“世勞多難，散失堪虞”的心情，而“排萬難使之成書”的。所以平時常和弘一法師通信的豐子愷、劉質平及性願、廣洽二法師四人，在《書簡》的第一輯中，共計只收錄了九通，限於當時的環境，實在是不得

已的。

其次是一九五八年，遠處異國的道侶性願法師把弘一法師寫給他 and 幾個人的一部分書信真跡，在菲律賓影印了出來，書名仍稱《晚晴山房書簡》。其中是弘一法師寫給性願、廣洽、傳貫諸法師和勝進居士等的書信約一百通，大部分都是《書簡》第一輯所未收入的。

其三是一九六一年，由新加坡廣洽法師施資、豐子愷先生編輯出版的《弘一大師遺墨》中所收的弘一法師致楊白民、夏丐尊、劉質平、豐子愷等的書信數十通。但《遺墨》為非賣品，主要分贈海外人士，國內一般人是不能看到的。

此外，就是法師圓寂後，各佛教雜誌所載的和我數十年來所蒐集的一批書信了。特別高興的是，去年新加坡廣洽法師聽說我要編《弘一法師書信》，特地寄來他收藏多年的弘一法師關於指導《護生畫集》編輯，寫給豐子愷、李圓淨二人的十幾封長信。

弘一法師的交遊很廣，而且勤於書翰。他出家前寫給師友的信殆已全部遺失，現在只看到了他寫給許幻園、楊白民、劉質平的幾封信了。他出家以後，對於友人除在聲明“閉關著述、暫不通信”的時期外，幾乎是有信必復的。但他平時常用明信片作答，往往不寫年月日期，至多只寫月日。所以現在要按年月來編排書信的次第是很困難的。

弘一法師書信的特色，可以借早年一個作家在參觀了弘一法師遺墨展覽後所寫的評語來說：“最足以表現法師生活的，是他寫給質平先生的許多信札。無論是信封，是明信片，是寥寥數語，是細字數十行。縱然極為隨便，依然極為整齊，極為美觀。逐句加圈，有時逐段加乙，認真之至。所說或撰寫歌曲的計畫，或裁製衣服的尺寸，或寫件的裱褙，甚或寫一張牛皮紙，一條繩索之微，都足以表示他生活嚴肅和認真，同時却又極美化。”這些給質平先生的

信，都是夏編《書簡》第一輯沒有收入的。

弘一法師平時寫信，雖然極為簡短，但如有必要，如與豐子愷、李圓淨討論《護生畫集》的編印裝訂方法；與黃幼希討論《華嚴疏鈔》的整理考訂；為辨明《香奩集》非韓偓所撰，提供資料而令高文顯撰寫加以反復詳考等，他是連篇累牘不惜筆墨的。他持戒謹嚴，因而認為一般人平時在印刷品中夾入信箋有違郵章，是犯盜戒的。他在給李葆青的信中鄭重叮嚀說：“再有奉達者，尋常所寄之信札，皆須貼郵票伍分（當時平信郵資）。若信封剪口者，僅能內裝印刷品。若如仁者上次所寄之信，信封剪口，內裝信箋，僅貼郵票三分，則與郵章不合。若少貼郵票而寄信者，且與‘盜戒’有違。切在至好，故敢奉告。以後幸注意為要！”又對弟子們說：“寫信之人，若已受戒而得戒者，亦犯偷稅之罪。”弘一法師這種認真守法的精神實值得一般人學習的。

本書所收書札，已達七百餘通，較《書簡》第一輯幾乎增加了一倍。但最遺憾的是沒有能夠收入他給最尊敬的印光法師、最受啓發的馬一浮居士，以及在佛學方面最佩仰的徐蔚如、范古農居士等的書札，因此在佛學上不能看到他的精深的言論。所幸的是一九八〇年弘一法師誕生百週年紀念展覽時，從劉雪陽先生帶來展出的《音公墨寶》（弘一法師給他父親劉質平的信），抄到近一百通。這些都是弘一法師指導劉質平治學為人與處世的書札。對於研究弘一法師的人是有幫助的。此外，弘一法師給他俗侄李聖章的十幾封信，是二十年前我所抄存的，也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弘一法師逝世已經四十四年了。如果不把他的遺札蒐集出版，真是“散失堪虞”！這也就是我編輯此書的微意。為了通俗起見，本書不沿稱《晚晴山房書簡》，而改稱《弘一法師書信》。我希望此書出版以後，各方面尚保存有法師遺札者，懇請抄錄見賜，以便再版補入。

本書由我標點，一般均全文照錄，並就信中的人名地名和佛教專門術語加寫簡要的註釋。爲了讀者研究的便利，在每封信的前面盡量標明其發信的年月日和地點，這主要是依拙著《弘一大師年譜》的記事而編排的。其中也許有一些出入，希望讀者不吝賜教。

本書承三聯書店的好意，得有出版的機會；又得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的題字，於此併致深切的感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林子青識。

致許幻園^①

—

(一九〇一年，上海)

雲間譜兄大人經席：

奉上素紙三疊，望督收。是序明正作好不遲，付印須二月時也。命書之件，略遲報命。前見示佳著，盪誦再四，哀艷之思，溢於毫素，佩甚佩甚！暇當掇拾數什，奉和大雅；但珠玉在前，而瓦礫恐墮乎其後耳。雨雪霽時，知己倘有餘晷，請到敝寓一敘。臨穎依依，曷勝眷眷。即請

大安！

如小弟成蹊頓狀

二

(一九〇三年，上海)

幻園老哥同譜大人左右：

別來將半載矣，比維起居萬福，餐衛佳勝為頌。弟於前日由汴返滬^②，側聞 足下有返里之意，未識是否？秋風菁鱸，故鄉之感，

① 許幻園，名鏞，江蘇松江人，居上海南市城南草堂，極花木之勝。李叔同初到滬時，名成蹊，參加文會，屢獲嘉獎。幻園慕其才學，闢草堂一隅與李叔同一家居住，自書“李廬”贈之。其間李成蹊、蔡小香、袁仲濂、張小樓、許幻園五人，結為天涯五友（即結拜兄弟）。松江古稱雲間，故此信上款稱幻園為“雲間譜兄”，下款自署“如小弟成蹊頓狀”。

② 此札作於一九〇三年秋。廣平，是弘一法師年輕時在南洋公學讀書及赴鄉試時所用的學名。作此札時，他甫自開封返滬。據其侄李聖章對編者說，是年其三叔曾赴開封應鄉試未中。信中所謂“由汴返滬”，當指此事。

烏能已已；料理歸裝，計甚得也。小樓兄在南京甚得意，應三江師範學堂日文教習之選，束金頗豐，今秋亦應南關鄉試，聞二場甚佳，當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館，終日花叢征逐，致迷不返，將來結局，正自可慮。專此，祇頌行安！不盡欲言。

姻小弟 廣平頓

初二日

三

(一九〇六年八月三十日，日本)

幻園吾哥：

手書敬悉。教員束脩，前囑家兄匯申，不意至今尚未到著，今已致函催促，不日必可寄到。至零用一節，弟已函達子英君，請君與渠商酌可也。弟自入美術學校後，每日匆忙萬狀，久未通訊，祈亮之。前《國民新聞》^①（大隈伯主持）將弟之肖影並畫稿登出，茲奉呈一紙，請晒納，匆匆上。

姻如小弟哀頓

八月三十

附呈致施君一函，祈轉交。

以後惠書請寫交“日本東京下谷區茶屋町一番地中村方 李

^① 此札作於一九〇六年舊八月三十日，李哀（法師喪母後初到日本時之名）考入東京美術學校不久。是年閏四月，舊曆八月三十日，即陽曆十月十七日。信中提到日本《國民新聞》曾將李哀的肖影和畫稿登出。編者四十年前看到此信時，曾思一讀《國民新聞》記事，苦無法看到此報。不意十幾年後在北京他的姪子李聖章先生處看到登載此事的一九〇六年十月四日《國民新聞》，至為驚喜！請參閱《弘一法師》（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頁二四三《清國人誌於洋畫》譯文，頁三一九《日本《國民新聞》記者訪李哀記事》圖版。

〇〇”，因弟即日遷居也。

四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六日，杭州)

幻園兄：

今日又嘔血，誦范肯堂^①《落照》(絕命詩)云：“落照原能媿旭輝，車聲人跡盡稀微。可憐步步爲深黑，始信蒼茫有不歸！”通人亦作乞憐語可哂也。家國困窮，百無聊賴，速了此殘喘，亦大佳事；但祝神識去冬已爲兄言，不吾欺也。社中近有何變動？乞示其詳。適包君發行部來寓，弟氣促聲嘶，不暇細談。代售雜誌價洋已交來，當時弟未細算；頃始檢查，似缺二圓二角有零。晤時便乞一詢。

譜弟李息頓

七月十六日

五

(一九一三年，杭州)

幻園譜兄：

承惠金至感。寫件本當報命，奈弟近來大窘困，凡有寫件，擬一律取潤，乞轉前途爲幸。木印共十二顆，初六日刻好送下，至禱！

弟息頓首

^① 范肯堂，名當世，別號伯子，江蘇南通人。近代著名詩家，爲同時名流所推重，有詩文集若干卷行世。一九〇四年歿於上海。

六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嘉興)

幻園居士文席：

在禾^①晤譚爲慰。馬一浮^②大師於是間講《起信論》，演音亦侍末席，暫不他適。頃爲仁者作小聯，久不學書，腕弱無力，不值方家一哂也。演音擬請倉石^③、梅盒^④各書一幅，以補草庵之壁，大小橫直不限，能二幅配合相等尤善。仁者有暇，奉訪二老人爲述貧衲之意。文句另寫奉，能依是書，尤所深願。今後惠書，寄杭州城內珠寶巷蕙務學校周佚生居士轉致，不一。

釋演音 十一月十四日

-
- ① 禾，具稱嘉禾，即今浙江嘉興古稱。弘一法師初出家後，曾於嘉興精嚴寺藏經閣小住。
 - ② 馬一浮，別號蠲叟，又號湛翁，自稱蠲戲老人。精通儒學和佛學，爲弘一法師摯友。生前曾任浙江文史館館長、全國政協委員。
 - ③ 倉石，即吳昌碩，近代著名書畫金石大家。
 - ④ 梅盒，即李梅庵，別號清道人，近代名書法家。

致楊白民^①

—

(一九〇五年十月七日，日本)

白民先生：

兩奉手畢，並承惠箋，感謝感謝！足下如願到天津調查學務，弟即當作書紹介。彼邑學界程度，實在上海之上。去年設專門音樂研究所，生徒已逾二百，盛矣。附呈一函，乞便交少屏朱先生^②。

祇叩

學安！

弟哀頓首 十月七日

二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五日，日本)

白民先生：

前奉惠書，祇悉一一。學課匆忙，久未裁答，甚罪！尊恙如何？至念至念！茲附上紹介書一紙，足下如到天津，可持此書往謁。

① 楊白民，上海人，早年留學日本，專攻女子教育。歸國後，創辦城東女學於上海市，成績斐然。黃炎培、蕭退闇、呂秋逸等，皆曾執教該校。

② 朱少屏，粵人，與李叔同、蘇曼殊俱為摯友。1912年曾任上海《太平洋報》經理。

渠^①與僕金石交，必能爲足下竭力周旋也。匆匆祇叩
年安！

弟哀頓首 陽曆十二月五日

附：致天津周嘯麟

（一九〇六年，日本）

嘯麟老哥左右：

茲有上海城東女學校長楊白民先生，到天津參觀學務，乞足下爲紹介一切（凡學校、工場、陳列所，以及他種有關於教育者）。如足下有暇，能陪渠一往尤佳。渠人地生疏，且語言不通，良多未便。務乞足下推愛照拂，感同身受。此請
大安！

弟哀頓首

三

（一九〇七年，日本）

謹啓：

屢承惠學報，課暇披誦，至爲欣慰，敬謝敬謝！囑寫之件，月內當寄奉左右。匆匆。

白民先生

弟哀頓首 中二月十日

① 渠，指天津工業學校校長周嘯麟。

四

(一九〇七年八月廿六日，日本)

白民先生足下：

東都重逢，歡聚浹旬。行李匆匆，倏忽言別，良用惘然！別來近狀何似，學制粗具規模否？金工教師，如准延用，當爲代謀。束金之數，以五七十金爲限否？請卽示復。

附呈致輯雯一書，乞轉交。許子稚梅、黃子楚南，晤時乞爲致相思。祇頌起居曼弗。

哀再拜 八月廿六

近日東都酷熱，溫度在八十以上。

五

(一九一六年，杭州)

白民老哥：

日前出山，曾復函，計達覽否？

頃又奉到十六號寄來手書，屢承關注，感謝無似。前寄來琴書預約券、《理學小傳》等，皆收到。因入山故，未能答復，爲罪。

樸庵先生^①，乞爲致謝。此復，卽叩

大安！

弟嬰頓首

① 胡樸庵，卽胡樸安，安徽涇縣人，與李叔同同爲“南社”社員，編有《南社叢選》。早年與李叔同共事於上海《太平洋報》。

六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杭州)

白民居士：

頃由玉泉轉來尊片，敬悉一一。

貴恙已大痊否？爲念！前後各經，皆已收到，謝謝！音擬在城內庵中度歲，明正廿左右返玉泉。率復，卽頌痊安！

演音 十二月廿六日

明信片正面附言：

頃已移居城內萬安橋下銀洞橋四號接引庵內，以後通信，請寄是處。草草，演音

居此暫不他往。月初不再返井亭庵^①矣。

七

(一九一七年，杭州)

白民居士文席：

頃誦惠書，歡慰無似。范大師^②定於舊曆正月初旬，來杭講經（日期未定，俟定後再通知，大約在初二、三、四，約勾留三日左右）。仁者能於是時來杭最好，既可聞法，又可與故人晤談也。如新年無暇，或年前亦可。演音寓城內銀洞橋銀洞巷四號接引庵內，是庵舊稱虎跑下院，現由了悟大師^③住持。演音暫寓是間，至明春元宵

① 井亭庵，在杭州艮山門外。弘一法師初出家時，曾一度居此。

② 范大師，卽范古農居士，精於佛學。

③ 了悟大師，卽弘一法師之剃度恩師。

後，或移居玉泉^①，近來日課甚忙，每日禮佛、念佛、拜經、閱經、誦經、誦咒等，綜計餘暇，每日不足一小時。出家人生死事大，未敢放逸安居也。敬祝
道福！

演音合十

乞告夢非^②，油畫像如是辦法，甚佳。

八

（一九一九年七月廿四日，杭州）

白民居士：

片悉。不慧於中旬返玉泉寺，暫不他適。南通事^③，前有友人代詢詳細情形，未有復音。鄙意擬俟前途再有肫誠敦請，再酌去就，現在無須提及也。知念附聞。乍涼，惟珍攝不具。

演音 七月廿四日

九

（一九一九年，杭州）

白民居士：

前奉片及《生西日課》等，甚感！君有暇至有正〔書局〕代請
《梵網經菩薩戒疏》二本，金陵板
《阿彌陀經義疏》一本 全

① 玉泉，即玉泉清遠寺，為杭州西湖名勝。

② 夢非，即吳夢非，為弘一法師任教浙江一師時學生。

③ 南通事，指1919年間，南通張季直於狼山建一座觀音庵，欲延高僧居住，託時任南通伶校音樂教員劉質平介紹弘一法師前往之事。